



飛龍傳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刎頸報國

趙匡胤克敵班師

詩曰

將軍凜忠義。

立志甚冲天。

世事多不測。

病逮膏肓間。

猶將神速驗。

觀之心駭然。

帝子不相敵。

執劍了殘年。

遣書托孤子。

意君能用賢。

微功何足報。

言念在黃泉。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一

話說高行周身帶重疾，難理軍情。只在府中靜養。一則等待自己病愈，出兵會戰。二則歛兵固守。以老周師便易與爲力。不期這日探子報進府來，說周兵在關外連日百般辱罵，要元帥出去會他，不覺雄心猛烈，怒氣填胸。一時眼昏頭暈，濁氣攻心，兩肋作痛，冷汗淋漓，坐在軟榻之上，昏暈了半晌，睜開雙目，仰面長嘆，說道：我高行周空做封疆大臣，枉受君上爵祿，不能盡忠勦賊，反被敵人相欺，說到這裏，又是心頭火發，忿怒愈加，說道：罷了，我不如帶病出兵，將這微軀決了生死，以報國恩罷。分付左右，傳點開門，整兵



出敵。正要將身立起。步出堂去。不道又是一陣心痛昏暈。仍將身軀挫下。倒在榻上。左右見了如此光景。怎好把軍令亂傳。只是侍立靜候。那高行周漸漸醒來。將身坐起。自料病勢難痊。不能領兵會戰。懊悔自家毫無主意。不該把孩兒打發回鄉。以致病重難守關城。眼看勢事已去。天意難回。如何是好。且使吾一世英名。歸於烏有。情實堪傷。此皆吾不明之故。以至於此。於是連連嗟嘆。切切憂思。忽然想道。吾且把神課一卜。看其事勢成敗。與自己結果何如。再作道理。原來高行周、史建唐、石敬瑭、王杵。這四個人。都是金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二

刀禪師徒弟。從幼習學兵法。熟練陣圖。那四人下山之時。金刀禪師於每人另傳一庄妙技。都是舉世無雙的。史建唐傳的前定數。王杵乃是大六壬數。高行周授了馬前神課。石敬瑭習得一口金鎖飛狐百步之內。能打將落馬。這四人都曉得天文地理。國運興衰。只是高行周明白之人。燈檠不照自己。只知漢運當盡。周祿該興。眼下已有真命出世。再不算到自己的吉凶禍福。今日身帶重病。又值兵臨城外。不能出敵。方纔想起了馬前神課。且算自己的終身休咎。何如。便分付左右的。抬香案過來。家將一聲答應。便把

香案端正擺在居中。高行周緩緩跪立起身來。至香案前。虔誠焚香。家將攙扶。行禮跪下。把八个金錢捧在手中。望空舉了三舉。祝告道。奉啓無私。關聖帝君。漢壽亭侯。弟子高行周。行年五十四歲。六月十三日。午時建生。今爲漢主祿盡。郭彥威奪位改年。稱帝東京。弟子不肯順賊。死守潼關。郭兵侵犯。奈弟子有病不能出戰。不知身後歸着何如。伏求賜斷分明。若弟子得保善終。青龍降吉。該遭兵刃。白虎臨爻。祝罷。將盒兒嘴噙地搖了幾搖。把金錢傾在桌上。詳看爻象。乃是白虎當頭。喪門臨位。唬得高行周。而如金紙。昏似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三

藍青令人擡過了香案。移步坐於軟榻之上。不住的呀聲嘆氣。那高行周命中注定。不得善終。故神靈應感。昭示吉凶。行周因見卦象大凶。心中不悅。主意散亂。嘆口氣道。命數已定。不得善終。倘然落在賊人之手。豈不有玷昔日之名。懊悔自己當口。錯了主意。在渭州大戰。已殺得郭威將敗兵亡。無人抵敵。不該撒兵回來。縱他猖獗。理當奮身勦賊。捨死報君。怎麼的一錯再錯。又遣兒子歸家。弄得病重垂危。孤身無助。此皆我心不明。主意不明。以致今日。只是可惜我。有千戰之勇。天使我有病不能征戰。只是我運敗時。

哀命該絕滅。故此子去賊來。諸般不遂。思前想後。不覺日影歸西。月光東起。左右人點上燈來。高行周頻頻歎吁。不覺把心一橫。說道罷了罷了。總是我高行周命該如此。大限到來。料難更變。心機費盡。諒也不濟了。還要思想甚麼。遂分付左右人役各自退去。今晚不必在此隨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封囑托的書。封裏好了。上面寫着高行周書付與趙公子開拆。寫畢。看着山東叫一聲夫人。又叫一聲孩兒。我與你夫妻父子。再難會面。若要重逢。如非夢裏相依。遂伸手把腰下寶劍呼的一聲。拔出鞘來。執在手中。指定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四

汴梁咬牙切齒罵一聲郭彥威的篡賊。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後定當啖汝之魂。想我高行周從十四歲上臨陣。滅王彥章。起手到今。不知會過了多少英雄上將。誰知今日。這口寶劍。做了我的對頭。心中一酸。虎目中流下幾點淚來。忽又自己罵着自己道。高行周這柔弱匹夫。你冲鋒打賬。鎗尖上不知挑死了無限生靈。今日臨危。不逢好死。也是上天報應。分毫不爽。怎麼作此兒女之態。匹夫只許你殺人。不許人來殺你麼。你這般怕死。倘被手下人看見。豈不耻笑。只落得一個柔弱之名。此時起了猛烈之心。雙眼一睜。

滴淚全無殺心一起不知不覺的把劍一嘵虎腕一伸將劍橫斜湊着頸上回手只一勒登時血染青鋒魂歸地府有詩歎之

忠義生心氣凜然

孤身誓與此賊連

怎知天不從人意

空使將軍命向泉

到了天明有答應人進來伏侍却見元帥項吞寶劍血染衣裳坐在榻上尸體不倒都是驚惶不迭慌忙出來報知副元帥岳元福那岳元福聽報大驚帶領手下偏將一齊至帥府來看果見高行周自刎在榻衆皆嘆惜岳元福道列位將軍今元帥已亡潼關無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五

主我等將寡兵微難與爲敵本協鎮愚意不如權且投降免了一郡生靈塗炭况聞周天子寬洪大度諒不見罪於我等也不知衆位意下何如衆將聽言一齊打拱口稱岳大人所見生民之福也未將們焉敢不從岳元福見衆將已允卽時修下降書令人開關安備香花燈燭自己率領了衆將來到周營前投降匡亂接了降書方知高行周自刎衆將投順情真心中暗喜想他是我救命恩人倘守着一年此關怎能得下若點將出敵終於勝敗難知今日他自刎吾之幸也遂准了岳元福之降把大營交與董龍董虎管

領自己同了鄭恩。李通。周凱。杜二公。齊進潼關。岳元福等一同跟隨。來至帥府。轉入後堂。見高行周手執寶劍。尸骸不倒。匡胤心下吃驚。口中歎惜。鄭恩道。二哥。你看這駢毬入的人。也死了。身軀兒還不跌倒。睜着眼。看樂子哩。匡胤道。休胡說。高將軍乃蓋世英雄。無敵好漢。今日因身帶重病。盡節順天。忠心不昧。所以元神不散。兀坐如生。一面說話。一面望上張看。只見案上有書一封。匡胤走至案前。見上面寫着高行周。畱書付與趙公子開拆。匡胤不解其意。舉手取將過來。揭去封皮。觀看內中言語。只見上面寫着的。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六

漢潼關總兵高行周。盡節臨亡。親筆遺書。奉上趙公子台下。昔日某與尊翁。有一拜之交。同爲漢廷之臣。某曾觀公子之相。帝王之姿也。不意漢運告終。有周當代。適公子領兵至此。值行周有病難支。此皆公子福大。有所以致之耳。今某全忠報主。以成公子之功。惟望顧念遺孤。畱垂青目。其所生二子。長子懷德。次子懷亮。懷亮相失已久。不必言矣。懷德少年勇力。善有智謀。亦定國安邦之器。他日公子開基創業。願重用我子。必不有負也。行周雖在九泉。感恩不淺。尚此

佈囑餘不贅繁。行周頓首。

匡胤看罷書中之意。心下惻然。口中不住的歎惜。將書收好。遂分付道。高元帥在生忠直。死後神明。爾等速備香燭紙錠。禮當祭奠陰靈。早登天界。左右。擡過香案。點上銀燭。焚起名香。金陌紙錢。盛放盒內。匡胤奠送了酒。拈香下跪。暗暗的告道。高元帥神靈不遠。今日成全了趙某大功。日後果能南面稱尊。得遇令郎之日。義當重報。更必世世子孫。披蟒掛玉。某之願也。告罷。即便叩頭下去。只聽得上面朴的一聲响。處高行周尸骸。倒在塵埃。那趙匡胤是朱家一十七代。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七

皇帝之祖。天大的福分。高行周那裏經得這一拜。所以尸骸倒地。不敢承當。當時匡胤灌了酒。將金陌紙錢。灼花已畢。因要回京。將功贖罪。沒奈何。將高行周首級割下。用金漆木桶盛了。另把沉香刻成人頭。裝在腔子上。用棺木盛斂。令人埋葬於高原所在。更立石碑以記之。諸事已定。次日匡胤把潼關總帥申綬。交與岳元福代掌。一應軍民大小事務。權行管理。自己回了鄭恩。李通。周霸。杜二公。又令手下人負了木桶。一齊出了潼關。岳元福率衆相送。匡胤回至大營。與董龍。董虎。說知了此事。節時傳令。拔寨班師。三軍

見不戰而定。各各歡喜無限。三聲炮响。兵馬齊行。望着原路而回。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歡騰騰。齊唱凱歌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了太行山。匡胤與杜二公商議。叫他上山。載了家眷。一旦進京。自己與諸將領兵先行。那杜二公上山來。將餘下糧草財帛。及自己應用箱籠。細軟等項。都將車子裝載。分付衆多嘍囉。願進京者。一同前行。不願去的。分俵了些財物。教他各安生理。都做良民。不許再叙山林。爲非作歹。當時願去的。只有百十多人。其餘不願去的。領了分俵。收拾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八

下山。各各分投去了。杜二公安備車輛。與太太并女兒乘了。自與褚氏。各坐駿馬。保護家小。嘍囉推車的。推車坐馬的坐馬。一行人。緩緩下山。臨行時。把山寨盡行燒毀。然後一齊望東京進發。按下不表。單說匡胤帶了大兵。於路無話。行了多日。早到了汴梁城外。扎下營寨。匡胤至王府。見了柴榮。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柴榮大喜。當有苗光義。上前賀道。恭喜公子。克成大功。鞍馬勞頓。辛苦了。貧道說過不消兩月。自見成功。今往回不過四十餘日。可見前言不謬了。匡胤謝道。先生我趙匡胤。一向愚蒙。多有得罪。望先生不

必掛懷。苗光義道貧道怎敢。於是柴榮卽命整備筵席。與匡胤接風。一面傳令三軍各歸隊伍。候明日朝見過了。請旨點名給賞。匡胤令人去請了董龍、董虎、鄭恩、李通、周霸。進城至王府。與柴榮等相見了。各自坐席歡飲。匡胤思念父母。不敢久停。畧飲數盃。卽辭了衆人。回至家中。見了父母。兄弟妻子。正值杜二公家小已到。一家相會。歡喜更不必說。正是骨肉團圓。人間最樂。趙弘殷設席慶幸。分外情濃。當夜無詞。次日周主駕坐早朝。文武齊聚。趙匡胤在朝門外候旨。有黃門官進朝啓奏。周主卽宣匡胤見駕。匡胤領旨。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九

來到金階朝拜已畢。口稱萬歲。臣趙匡胤奉聖旨。領兵勤叛於路。收了昆明山降將董龍、董虎、太行山降將李通、周霸、杜二公。二處計共人馬一萬三千。兵到潼關。把高行周逼得自刎。已將他首級取來。繳旨。周主聽了。將信不信。暗想高行周這賊。梟勇無敵。朕尙懼他。怎能被他逼得自刎。莫非其中有詐。卽便問道。趙匡胤。那高行周旣被你逼死的。首級今在何處。匡胤奏道。現在午門外。周主傳旨。將賊人首級取來。朕看。承御官奉旨出朝。取了木桶。至金鑾呈上。有近侍內臣。揭開桶蓋。把首級取出。放在盒內。轉到駕前。

朝上跪倒。兩手把盒高擎。啓萬歲爺龍目驗看。周主
惟恐首級是假。傳旨取上來。內侍卽將首級呈上。周
主定睛細看。果是真實。但見貌目如生。顏色不改。因
是一生最怕懼。今日見了。不覺怒從心起。火自腹
生。用手指定。開言罵道。萬惡的賊子。不道你一般的
也有今日。你往日英雄往那裏去了。你還能在滑州
時。這般耀武揚威麼。言未說完。只見那首級。二目睜
圓。鬚眉亂動。把口一張。呼的一聲風响。噴出一股惡
氣來。把周主一冲。唬得往後一仰。兩手扎煞。兩腿一
蹬。牙關緊閉。雙眼直翻。冒走了魂魄。昏迷了心性。兩

邊內侍。驚慌無措。連忙扶住。齊叫萬歲爺蘇醒。叫了
好一回。何曾得醒。內侍飛報後宮。柴娘娘聽報大驚。
連忙帶領宮妃出來。哭叫萬歲不應。慌亂了多時。不
肯醒來。沒奈何。連着龍椅。擡進宮中。扶持寢卧龍牀。
急召太醫院官。軫視下藥調治。晉王柴榮。畱在宮中
省視。卽差內侍出來。安慰衆臣。多官各散。周主服藥
之後。直至半夜。方纔甦醒。然而染疾沉重。靜養龍牀。
晉王晝夜侍奉。寸步不離。又差內官撫慰。匡亂叫他
不可違行。在家候旨。待聖上疾愈受封。自此匡亂不
敢他出。只在家中候旨。趙弘殷分付道。我兒你帶罪

提兵。吾日夜憂心。常恐今生不能相會。感得上天祐。幸汝成功。自後可保無事。你今可與兄弟在家。講習文武。勿生外端。匡胤受命。便與匡義。鄭恩講究。韜畧。演習武藝。閑來走馬射箭。博奕蹴毬。有詩爲証。

君臣際會喜如何。適志優游建遠謀。

未展風雲閑暇日。後人描出蹴毬圖。

自此匡胤只在家中。講習武事。那董龍等四將。都在晉王府中安頓。惟杜二公與趙弘殷。乃郎舅至親。因而同在趙府盤桓。各各等候天子疾愈。受爵沾恩。無奈周主沾病沉重。勢甚垂危。晉王柴榮無可如何。欲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十一

爲祈禱之事。乃召術士呂宗一。問其就裏。宗一奏道。天子聖躬。得此暴疾。乃箕星臨於分野。以致此耳。宜散財作福。禳解災星。方保無虞。晉王將此情節。奏知周主。周主允奏。乃下詔。築壇圍社稷壇。作太廟於城西。擇日親臨祭享。築壇完備。有司奏知。選定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主病體沉重。勉登鑿輿。百官隨從。來至太廟。有陪祭官祝贊。周主不能下拜。盡命晉王代祭。是晚周主回輿不及。宿於西郊。疾復大發。幾乎不救。漸至半夜。方能少差。次日郡臣就於祭殿朝賀。問安已畢。返駕還朝。進宮寢疾。卽命晉王判內外軍。

國時務。周主得疾不能視朝。以此臣下不能進見。終日憂懼。衆心惶惶。及聞晉王典掌內外事權。人心方安。一日周主在寢殿。召群臣進殿。議論治平之道。適有中宮在傍。密密奏道。陛下日前祭享南郊。賞賜不均。軍士皆有怨言。陛下當行訪察。勿使生變。周主聞奏大怒。便要施行。不爭有此暴怒。有分叫罰施臣卒。皇圖有磐石之安。命盡冤災。帝子復心懷之怒。正是統系星宿歸西去。報怨干戈指日來。

畢竟周主怎樣施行。且看下回分解。

不遣子未致疾病之亟。不上課怎決刎頸之心。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七

遣子則孤身無助。上課則知命當然。逐漸而來。總見天道有在。人事難強之致也。

正心橫橫在十封心亂。孤身無助之悲。殺心起。起在自知報應。不作兒女之態。英雄豪傑。做事明白。視死如歸。往往皆然。其拔劍處呼的一聲。見非此無以報國。其自刎時。回手一勒。見惟此可以忠君。浩氣貫虹霓。英風彌天地。殉身以愧世。執劍以垂光。千載而下。猶堪贈象。

決志刎身。生前之自命也。尸骸不倒。死後之餘威也。遺書托子。推賢不避。親親也。睜目揚眉。凜

魄乃能踐誓也。種種剛風英氣。實描出雖死猶生之象。

重用吾子。必不有負大意。只說懷德不負於用。其實打動匡亂也。蓋以吾之不惜一死。忠於故主。殉於守土。實則以成公子之功。公子而得其功。可不念其功之所自來乎。則吾有子在。可不念乎。可不念而用乎。此不負之言。端在匡亂而仍在懷德。雖在懷德而實在匡亂也。此匡亂所以觀書而惻然致祭而默告也。有以夫。

飛龍傳

第四十七回

劉崇兵困潞州城

懷德勇取先鋒印

詩曰

憶昔當年周太祖

升御遺言誠得所

躬行儉德是昭垂

常使靈兮安陰府

又曰

穰穰干戈自北來爭城爭地土民哀

憑君連合華夷勢

空想開疆辟草萊

話說周主被高行周首級怨氣所冲致成重疾自郊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祭之後病勢仍然然雖有疾在宮總之究心治道因
這日召進羈臣講論治平之道適有中官密奏軍士
見賞賜不均多出怨言周主卽召群臣責之道朕自
卽位以來惡衣菲食與士卒同甘苦爾等豈不知之
今乃使部下怨謗於朕正不知已有何功敢如此無
忌諸臣皆俯首伏罪查究其出怨言者斬首示衆流
言乃息却說趙匡胤在家一日與鄭恩在場中馳射
回來見前面一座高樓匡胤對鄭恩道前面高樓乃
是戲龍樓甚有景致我與三弟進去遊玩一回鄭恩
道甚好二人登樓四望果是暢觀有西江月詞爲証

遠望青山淡日。俯觀朱戶侵眸。分明是个帝王州。粧點凌空絕越。○殿角飛雲乍起。樓頭暮雨初收。往來此處勝優游。爭睹小春霽色。

弟兄二人在樓上遊玩了片時。鄭恩坐在欄杆之上。看那外面景色。匡胤步入樓中。至後面看時。只見一條烏龍盤繞在畫梁之上。舒牙露爪。喘氣淹淹。匡胤一見大怒道。前日在禪州。見此怪物。險些一命不保。今日又來嚇我麼。遂向腰間解下鸞帶。迎風縷成了神煞棍棒。提在手中。望着上面照頭打去。一聲响。正中在烏龍的腰脇上。那龍負痛。把身軀只一攪。化陣飛龍全傳。第四十七回。

烏風而去。匡胤呆了半晌。出來與鄭恩說知。二人驚訝回家。有詩爲証。

烏龍神現繞高樓。

吐氣騰騰遍九州。

帝子怒提神煞棍。

一時妖物逐烟收。

周主病勢日重。一日其軍國重務。一應奏章。都是晉王傳稟而行。更且晉王侍奉左右。晝夜衣不解帶。食不甘味。其日周主謂晉王道。天數莫非前定。朕適纔夢登戲龍樓。又被紅臉賊打我一棍。醒來自覺滿身疼痛。料來不濟於事。今囑後事於汝。昔日我西征時。見先朝十八陵。皆被人發掘。此無他。只因多藏金寶。

故耳。我死之後，汝當布衣披我瓦棺，殮我。殯中不許用石。只宜磚砌。徒役兩個，依例支給。休要煩擾百姓。葬後編近三十戶，免其差徭，使其守祀，不須設立宮人。不用石羊、石人、石馬等物，只立一石碑。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遺命用布衣瓦棺。將此碑置我陵前。我方瞑目。且爲君者不易，爾當緊記。言訖而崩。在位三年，壽五十三歲。柴后晉王悲痛欲絕，哭泣不止。史臣斷云。

周祖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漢宮室器皿，立詞翰法定。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三

稅租皮法，罷戶部營田，除租半課。又如曲阜，謂孔子祠，復拜其墓。雖享國日淺，而施爲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爲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

後宋賢有詩以贊之。

塞上干戈起有年。

生靈憔悴困中原。

君王正待施仁政。

百姓相期望被漸。

北漢征途多亂草。

夷梁騷擾有浮烟。

英雄已死功何在。

三月殘春叫杜鵑。

周主旣崩，祿於偏殿。百官哀慟，平章事范質開言說道。主上晏駕，天下震動，請立嗣君，以承國統。乃請晉

王卽皇帝位。後廟號稱爲世宗。當日改元顯德。封馮道爲太師。其餘衆官各照舊職。葬周主於新鄭。諡曰太祖皇帝。尊柴后爲太后。大赦天下。朝廷法制悉遵舊章。軍國大事。世宗必稟命於太后。然後行之。心內欲封趙鄭二人重職。稟知太后。太后道。先帝因兩次被紅臉大漢所傷。雖係夢中。實元神有靈也。待平定北漢或南唐。封王封侯可也。世宗依命。遂寢兵事。因而董龍等衆降。將俱各未封。見了趙鄭。均以御弟相稱。羣臣無不悅服。其時鄭恩對匡胤道。二哥那柴大哥原說做了皇帝。封你爲王。封樂子爲侯。今日不見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一些影響。敢是忘記了不成。匡胤道。三弟有所未知。你大哥也曾稟過太后。太后道。先帝夢中神遊。一次被射。二次又在戲龍樓被棍打傷。因此病重。駕崩。念汝義弟。故不追究。今若封職。先帝之靈不安。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爲孝矣。今北漢南唐未曾歸順。若能平了一處。聽汝加封。因此大哥遵行孝道。故此中止。今爲御弟。尊榮多矣。但三弟從今。須要學須百場朝見之時。當稱聖上。或稱陛下。斷不可大哥樂子。胡亂稱呼。若有所犯。國法無親。此事最爲要緊。至於封王封侯。揀着你我本領。只消建功立業。自可致

耳何必性急。鄭恩聽言。頓頭道是。從此在匡亂府中。習學禮貌。講究文字。都是匡亂用心教導。將從前粗魯。洗刷一新。此言不表。却說北漢主劉崇。聞周主棄世。心中大喜。與文武議道。郭威篡吾家天下。每欲復讎。恨無其力。今郭威已死。我欲取中原。恢復舊業。可望矣。乃遣使臣。將厚賂金帛。結好契丹。借兵復讎。契丹得了金寶大喜。卽差那健奇爲元帥。楊襄爲先鋒。起精兵二萬。往北漢助敵。耶律奇。楊襄領旨。卽日起兵。到晉陽會兵。北漢主見契丹兵至。卽拜白從輝爲元帥。張元暉爲先鋒。命長子承均。與親軍使丁貴等。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五

同守晉陽。自領大兵二萬。與契丹合兵。離了晉陽。向潞州攻打。潞州守將李筠。聽知北漢主借契丹兵來。征中原。忙與衆將商議。戰守之策。大將穆令均說道。主帥勿憂。北漢若有兵來。攻打潞州。未將不才。願領精兵出城殺賊。務要生擒劉崇。獻於麾下。李筠聽了。此言大喜。傳令點兵。準備迎敵。哨馬報入北漢營中。劉崇便與張元暉議道。潞州兵素來怯弱。易與爲敵。汝可領兵一萬。於巴山原埋伏。候敵兵到來。乘勢夾攻。可獲全勝。張元暉領令。帶兵而去。又點遼將楊襄。領部下精兵五千出戰。只要敗。不要勝。誘敵人來。

自有方畧。楊襄領令而去。劉崇親領大兵接應。次日潞州城內炮响開城。冲出一隊人馬。來到陣前。只見穆令均頂盔貫甲。手執長鎗。一馬當先。冲出陣前。大罵背國反臣。焉敢犯我邊界。好好退兵。饒你一死。若仍執迷。叫汝片甲不回。楊襄大怒道。休得多言。拍馬舞刀。直取令均。令均舉鎗相敵。兩下金鼓齊鳴。二人戰上十餘合。楊襄虛棍一刀。詐敗而走。令均不捨。隨後追來。只聽一聲砲响。張元暉伏兵齊起。從刺斜裏殺來。楊襄兜馬回身。兩下夾攻。穆令均措手不及。早被張元暉一刀。砍於馬下。正是。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六

一時豪傑成何用。

千載冤聲恨落暉。

北軍乘勢追殺南兵。死者甚衆。那些殘兵敗入城去。將城門緊閉。張元暉與楊襄收兵還營。李筠見穆令均陣亡。又折了許多人馬。忙令牙將劉瑗。王直。堅守城池。一面差人。星夜到京告急。世宗得表大怒。與衆臣商議。要御駕親征。羣臣奏道。劉崇結連契丹。攻打潞州。陛下初登寶位。人心未定。豈可親征。只命大將往救。征討足矣。世宗道不然。劉崇欺朕年少。新立。乘喪動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親往乎。太師馮道出班奏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以萬乘之尊。親臨不

測之地。臣竊以爲不可也。世宗道。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親臨。唐太宗尚如此。況於朕乎。馮道奏道。不知陛下能爲太宗否。世宗道。劉崇以十二州之地。兵力單弱。其所倚仗者。不過藉契丹以爲救援。以朕士馬之衆。兵甲之強。破劉崇如反掌耳。馮道道未審陛下能否。世宗以馮道乃先朝元老。不與深較。但以優禮待之。惟樞密使王朴勸駕親征。世宗依奏。下詔親征。當有趙匡胤奏道。陛下初登大位。將士凋零。英雄忠義各守藩鎮。不可輕調。河東兵甲正利。未易卽破。陛下此行。須在教塲演武。挑選勇者。命爲先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七

鋒。方可以收全功也。世宗大悅。道二御弟之言甚當。卽頒下旨意。往教塲比武。挑選先鋒。次日世宗親到塲中。演武廳坐定。匡胤奏道。斬將破敵。以勇爲先。定取高下。以箭爲能。陛下可取箭高者爲正先鋒。力勇者爲副。世宗道。卿言甚善。卽令軍士於平坦之處。立起紅心。下令將士較射。只見左邊隊裏湧出一將。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向前說道。臣先射箭。然後比勇。衆視之。乃駙馬張永德也。永德坐馬。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於將臺前走馬架箭。指定紅心。一箭射去。不差分毫。一連三箭。俱中紅心。衆軍喝彩。鼓响咚咚。永

德下馬見駕。來取先鋒印。世宗大悅。卽命取印於丞
德掛之。忽石隊中冲出一將。喊聲如雷。大呼道。先鋒
印待我來拊。世宗看時。乃是御弟鄭恩。鄭恩上前奏
道。臣今習學弓馬。已是純熟。願在陛下之前一試。與
駙馬定其高下。世宗暗想。這魯夫怎曉弓箭。今日看
他出醜。遂傳旨道。三御弟既學弓馬。可卽試之。鄭恩
說聲領旨。跨上雕鞍。扯開弓。搭上箭。也是一連三箭。
都中紅心。鼓聲震野。喝采譁然。丞德見了大怒道。汝
箭雖高。敢來與我比勇麼。鄭恩道。誰來弱你。就與你
比勇何妨。兩個各騎戰馬。都拿兵器。跑到塲中。正要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八

動手。此時匡亂看見。恐二人相鬪。各有所傷。忙在將
臺上高聲叫道。二位且住。待我奏知聖上。自有定論。
二人聽說。不敢動手。都立馬塲中候旨。匡亂入奏道。
丞德乃陛下至親。卿恩是臣之義爺。若兩虎相鬪。必
有一傷。臣見將臺下石獅子。約重千金。陛下可命二
人誰能舉上臺。捉下臺者。便爲先鋒。不許兵器相鬪。
世宗大喜。卽下旨。命二人若能提舉石獅子。上臺下
臺者。取爲先鋒。不許相爭。二人得旨。一齊下馬。棄了
兵器。走至臺前。看那石獅子。高有五尺。入地七尺。丞
德看了一遍。左手揀衣石手將石獅子提起。用盡平

牛之力。提上臺來。回身下臺。提歸原處。滿面通紅。喘息不止。鄭恩道。待我提與你看。亦將石獅子。提上將臺。復又提下。歸於舊所。氣力用盡。面色亦紅。兩下軍士。盡都喝采。忽見將臺邊閃出一個少年壯士。頭戴粉地武巾。身穿素色箭服。昂然走至臺前。將石獅子提在手中。慢慢的在軍前走了一轉。輕輕放於原地。氣不喘息。面不改色。軍士見了。盡皆喝采道。真將軍也。匡胤見了。暗暗稱羨。叫人邀入軍中。問其姓氏。其人答道。小人姓高。名懷德。乃高行周之長子。因父親已喪。流落江湖。寓居此處。今聞聖上演武。特來獻技。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九

聊充步卒。以酬平生之志耳。匡胤聽了。心下暗暗吃驚。高行周乃聖上之讎人。焉肯錄用其子。只是懷德勇力倍常。世之虎將。驅諸別國。甚爲可惜。吾今且奏知主上。若其不用。當竭力保舉。庶幾不負高公遺托也。於是將此情節。奏知世宗。世宗聽是行周之子。勃然大怒道。賊子既來。與朕拿下斬首。匡胤諫道。不可。臣聞刑罰必中。罪人不孥。昔行周得罪於陛下。彼已自決。足可以釋其怨矣。其子無辜。陛下豈可以一概施之乎。况今兵下河東。正在用人之際。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臣觀懷德。有兼人之勇。陛下恕而用之。

必能效死以建功也。若今演武而戮一無辜之人。恐天下英雄皆束手而避。誰肯與陛下建太平哉。世宗聽奏。思其有理。便回嗔作喜。道御弟之言甚善。遂宣上懷德道。朕與汝父有讎。含憤已久。本當盡法。但念朕之讎。一人之私也。爲國家用人。天下之公也。朕豈可以私憤而廢公事乎。且觀汝勇力足堪任用。未知騎射汝可能否。懷德奏道。小人從幼習學。諸般武藝皆能。况箭乃將家首技。豈不能射。世宗傳旨。給付鞍馬弓箭。着懷德試射。懷德領旨。馬上征駒攀弓搭箭。連發三矢。俱中紅心。世宗大悅。令懷德充爲御侍衛。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一

匡胤奏道。懷德武藝出衆。勇力過人。陛下必當重用。以展其能。况今駙馬與臣義弟。爭奪先鋒。未定高下。何不以先鋒印與懷德。掛之軍中。自無他議矣。且陛下推誠以待懷德。懷德必不負於陛下也。世宗允奏。命司官取先鋒印與懷德。掛之。當廳又賜了金花御酒。以顯其榮。懷德謝恩而退。世宗返駕回宮。次日早朝下旨。請太后監國。命學士竇儀。平章范質。參理政事。以趙匡胤爲親軍使。鄭恩爲副使。張永德爲監軍。王杲爲軍師。張光遠。羅彥威。杜二公。並受節度使分鎮。調回禪州節度使史彥超。澶州節度使馬全義。

河南節度使劉詞等隨駕親征。又命董龍董虎李通周霸並受偏將之職。隨軍效用。時苗光義已辭別雲遊。不知去向。當時世宗分遣已定。擇吉出師。却值各鎮諸將陸續都到。點選大兵十萬。整頓隊伍。出汴京城。望前進發。但見旌旗蔽日。劍戟凝霜。人如猛虎。馬賽飛彪。大軍渡了孟津。前至天井關而來。前鋒高懷德抵關下寨。准備攻城。有分叫後周多虎狼之將軍。北漢無堅完之城郭。正是。

指揮猛虎皆神算。

恢拓乾坤是聖功。

畢竟懷德怎樣取關。且聽下回分解。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七回

七

舒牙露爪喘氣淹淹。只八字耳。已畫出有病將死之人。而現出有病將死之物也。傳神寫態。豈在多乎。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誠哉是言也。鄭恩以生性粗魯。一經匡亂之教。改其素常。習於文禮。固非易易也。而曰洗刷一新。夫洗刷者。矯揉之也。矯揉其粗。而歸於文。矯揉其魯。而歸於禮也。猶之強不知而爲知。強不善而爲善者也。吾恐勤容未必中禮。言語未必中節。亦如東施之效顰也歟。

馮道以一身而歷事四姓十君者果已不足道矣。而猶嘵嘵爲諫。欲冀世宗親信而聽之難矣。史稱販國以被棄。誠哉是言也。

永德子明。比箭較力。已覺開熟好看矣。而忽然閃出一位白袍少年壯士。突如其來。神乎其技。更見渲染。興致滿場。作者於此。安放懷德。一則見高家之當中。見也。一則見匡亂之果不負也。

第四十八回

高懷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戰高平

詩曰

少年胆氣凌雲。

共許驍雄出羣。

匹馬城西挑戰。

單刀薊北從軍。

一鼓鮮卑送款。

五餌單于解粉。

誓欲成名報國。

羞將開口論勳。

右錄張說破陳樂府詞

話說周世宗因北漢結連契丹。舉兵入寇。廷議御駕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親征。點兵選將。擇日出師。前隊先鋒高懷德。引領本部精兵。直抵天井關下寨。這天井關乃是北漢邊邑。世宗因劉崇攻困潞州。且不去救。反領大兵。只從天井關而進。此便是圍魏救趙之策也。當時探子報進關去。守關將。乃是總兵官李彥能。慣使長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劉崇見他驍勇。撥他前來。鎮守這個要緊去處。這日聽了此報。心中大怒。點兵出關。高懷德見關上有兵出來。便結陣以待。只見北軍隊裏冲出一將。驟至陣前。高懷德抬眼一看。只見那將生得相貌凶惡。體段猙獰。戴虎頭盔。披金鎖甲。坐下青驃馬。手

執熟銅鎗。懷德高聲問道。來將何名。彥能答道。吾乃北漢王駕下。鎮守天井關總兵。李彥能便是。汝主既佔中原。奪漢天下。便當知止。爲何興兵至此。欲尋死耶。懷德道。四海一家。吳越一統。汝北漢不來降順。反敢侵犯天朝。今天子發兵問罪。汝等快快獻關。可免一死。不然打破城池。玉石俱碎。那時悔之晚矣。李彥能聽了大怒。也不回言。拍馬挺鎗直刺。懷德舉鎗相迎。二將來往。奔馳大戰。有二十回合。高懷德鎗法如神。名聞天下。李彥能那裏抵敵得過。復又支持了幾合。殺得大敗面逃。後而匡亂大軍又到。便與懷德。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二

一齊掩殺。李彥能引得殘兵。披靡逃進關城。堅閉不出。匡亂分兵攻打。一連圍了十餘日。賊不能下。懷德獻計道。天井關城郭堅固。難以力攻。當用智取。小將領兵二千。埋伏關傍。乘機進去。君可將兵馬退離關下。詐言出澤而去。約定三日。重來攻打。此關唾手可得。匡亂大喜道。先鋒此計甚妙。速可行之。懷德領兵埋伏去訖。匡亂卽時下令。告知諸將。將兵馬緩緩而退。李彥能在關上看見。周兵盡皆退去。不知何故。令人出城打聽虛實。回報周兵果然退去。彥能方纔放心。喚下守城軍士將息。縱民出城。繼探第三日忽報。

周兵又到。彥能慌令百姓火速進城。那百姓心驚胆破。各不相顧。如山海一般的混進城去。軍士將關門堅閉。彥能親自上城分兵監守。只見趙匡胤與史彥超來到關前。大罵道：汝等鼠賊。若不獻關。打破之時。寸草不留。言罷。揮兵攻打。李彥能急令軍士打下矢石。周兵方退。時至三更。忽報關後火起。彥能領兵親自來救。驀地裏左邊閃出一將。火光中見的白袍白馬。手執長鎗。大叫賊將休走。手起一鎗。刺彥能於馬下。刺彥能者。乃高懷德也。原來高懷德進此計策。假作退兵。自己伏兵於關傍。料着百姓畢竟出城樵採。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三

就在這百姓進城。聞了兵到。慌亂之際。將軍士一齊混進了城。此時也不能盤詰。就好於中做事。便可取關。當時懷德令軍士斬關落鎖。放匡胤人馬進來。匡胤傳下號令。凡軍士不許騷擾民間。如違斬首。因又出榜安民。救滅餘火。百姓歡悅。匡胤一心不負高行周遺托。巴不得懷德建功。好圖榮顯。當下記了懷德取關頭功。準備候駕。平明世宗駕至。諸將迎接進關。各各朝賀。匡胤極稱懷德智勇兼全。乃能兵不血刃。首拔堅城。主上之福也。世宗大喜。大加褒美。賞賚甚豐。懷德謝恩而退。有詩爲証。

恩怨雖云要認明。

有時亦可用加均。

不是世宗能釋怨。

怎來懷德報功勳。

世宗駕駐天井關。查盤府庫。養馬三日。旨令前軍高懷德進兵。趙匡胤領中軍繼之。不只一日。兵到懷州。懷州守將張志忠聽報前關已失。周兵來犯。懷州忙與子張信商議道。我本是中原舊臣。誤被北漢勢脅。不得已而從之。今周主大兵已得天井關。又來侵犯懷州。不若投降。救此一城百姓。爾以爲何如。張信道。爹爹所見。生民之福也。於是張志忠卽日出關。詣周營中投降。懷德便令往中軍。投見匡胤。匡胤大喜。受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四

了降書。飛報世宗。世宗駕至懷州。衆將朝見。世宗卽封張志忠爲本州團練。管理軍民。卽令諸將起程。時有指揮使趙晁與通事舍人鄭好謙私相議道。賊勢甚大。未可輕敵。今陛下就要起程。恐非所利。鄭好謙竟將趙晁之言。奏知世宗。世宗怒道。何物小醜。出此狂言。敢阻朕師。惑亂軍心。傳旨將趙晁拿下。斬首以警其衆。此時却值親軍使趙匡胤在側。見世宗要將趙晁斬首。慌忙奏道。晁之言忠言也。使羣下人人如晁。陛下尙有何患乎。望陛下宥之。世宗怒猶不息。

命左右放了。有詩爲証。

北漢勤兵因伐喪。

蚍蜉撼樹不知量。

旌旗一指兵爭奪。

鼠竄狼奔過晉陽。

世宗自懷州起兵。倍道疾行。不十日。大軍已到澤州。放炮安營。按下不表。且說北漢主劉崇。見攻澤州不下。收兵屯於南岸。又聽報周兵奪去二關。兵到澤州。忙與衆將商議。遂將耶律奇獻策道。周主此來。本爲要救潞州。因見大王攻打不下。反奪去二關。今又仗得勝而來。行軍甚急。他將士疲乏。大王可以逸待勞。乘其疲乏。出兵四面攻之。必獲全勝。劉崇然其言。卽與契丹兵分東西對面安營。若有緊急。彼此出兵救。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五

應若勝了周兵。按兵不動。耶律奇領諾而退。次日平明。搥鼓三通。劉崇與副樞密王延嗣。先鋒張元暉。在巴公原。排開陣勢。兩軍對圓。劉崇見周主兵少。心中甚喜。周營中世宗親出。領趙匡胤。史彥超。張永德。鄭恩。於正東列開陣勢。劉崇暗想。如此周兵。易於破敵。不該帶契丹之兵。枉費金帛。心下怏悔不已。對左右道。我今日與周兵對陣。以決勝負。使契丹見我用兵。令彼心服。不意楊襄在西營。見周兵列陣。行伍整齊。諒是勁敵。卽差偏將張威來見劉崇。說道。周兵雖少。其勢甚銳。大王當量敵而進。不可輕視。劉崇怒道。諸

公勿言。而阻我軍之氣勢。試看我今日會敵決勝。務要拿住周主。與我姪兒報讎。忽東北風大作。少刻轉作南風。吹得兩邊軍馬張眼不開。立脚不定。軍中司天監李義奏道。此風正助我軍之勢。主公便可出兵。戰之必勝。劉崇深信其言。正欲出兵。有樞密王得中叩馬諫道。風勢如此。未必助我軍威。李義狂言可斬也。劉崇叱之道。吾計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阻我軍心。如敢再言。先斬汝首。然後出兵。王得中抱慙而退。劉崇親自出戰。一將上前說道。待末將先挫周兵一陣。劉崇颯之。乃先鋒張元暉也。元暉拍馬舞刀。冲至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六

南陣金鼓震野。吶喊喧天。南營裏飛出中軍使樊愛能。挺鎗縱馬來迎。兩馬相交。雙器並舉。戰到五十餘合。愛能鎗法漸亂。招架不住。副將步軍使何徽見樊愛能要敗下來。綽起大斧。冲來助戰。張元暉力戰二將。全無懼怕。北漢陣上元帥白從暉。橫刀躍馬。望南陣冲來。樊愛能何徽抵敵不住。棄乘回馬而走。劉崇見南軍陣勢已亂。親督諸軍冲殺將來。矢如飛蝗。石如雨點。周兵大亂。被傷死者不記其數。世宗見事已危。只得引兵親冒矢石。上前督戰。劉崇兵馬大進。如泰山壓卵一般。冲來。周兵不能抵敵。親軍使趙匡胤。

見勢頭不利。對諸將道。主上危急之時。正我等用命之日。諸軍當奮力禦敵。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當有鄭恩奮然怒道。我等豈可自愛其力。束手待斃。遂與高懷德一齊出戰。北將劉顯。劉達來迎。交馬不數合。鄭恩一刀劈死劉顯。懷德一鎗把劉達刺死。南軍見二將得勝。復又札住了陣脚。不退。匡胤身先士卒。與張永德領二千騎。斬陣而入。無不以一當百。正迎着劉崇。三人兵器並舉。戰上五十餘合。永德一鎗刺去。正中劉崇左肩。劉崇負痛而逃。匡胤驅兵掩殺。北軍大敗。如風掃落葉。兩打殘花。南軍左翼馬瑀。見北兵陣勢搖動。躍馬舞刀。從傍攻入。正遇張元暉。兩馬交鋒。戰上四十餘合。元暉力不能支。回馬逃走。馬瑀按住刀灣弓架箭。一矢正中其馬。那馬負痛直跳起來。把元暉顛翻在地。正遇中軍馬全義殺進。手起刀落。斬元暉爲兩段。南陣軍威益盛。聲勢振動山岳。史彥超引數千騎。直入漢陣。劉崇將佐不能抵當。只顧逃命。四下裏周兵圍殺將來。北軍不能得脫。投降者不計其數。有賦一篇。單道周漢交兵之事云。

北漢主動一時之妄念。周世宗統十萬之貔貅。巴公原連營佈陣。澤州城拒險揚旆。趙親軍馳

勝敵之騎。張永德絕奔逃之路。馬全義斷其潛伏之兵。史彥超受投降之衆。懷德褰旗斬將。鄭恩怒目張眉。二山英雄。無不用命。兩翼將佐。各施技能。武侯之妙算。何如。方叔之元勳。猶在。楊襄耶律。喪胆而奔。契丹軍兵。縮首不出。一人鼓勇。萬夫爭先。進以鼓。退以金。個個揚威。張其弓。佈其矢。人人耀武。左冲右突。兵藏神機。箭擊後攻。將嚴入陣。此皆立功塞上之豪雉。盡是勒名凌烟之俊傑。

此一陣反敗爲勝。都是趙鄭張高史馬之力也。其時

西營楊襄望見漢軍已勝。按兵不動。及見周兵張盛。長驅攻至西營。急與耶律奇領所部兵逃遁。那樊愛能。何徽。被張元暉殺敗。投南而走。於路劫掠輜重。爲自保之計。又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已敗。餘衆皆降。世宗聞此消息。遣近臣諭止之。二人不聽。反將使者殺之。時世宗會戰。軍行太急。有劉詞部領後軍繼進。正遇着樊何二人。劉詞問車駕何在。樊愛能道。契丹兵勢甚盛。吾等皆敗。卽日車駕走潞州。公後軍只宜速退。不然損兵折將。亦是無益。劉詞大怒道。君有難。臣當不顧其身而救之。豈言退耶。直狗彘不如也。遂

領兵前進。却遇北漢兵萬餘騎。阻住屯札。兵不能行。天色將晚。南風越猛。劉訶揮兵冲擊。軍士皆鼓勇爭先。砍死漢兵無算。餘衆各不能敵。自願性命。都扞山越嶺而逃。忽山坡後閃出趙匡胤來。因這殺北漢劉崇得勝。而回。遇見劉訶合兵一處追殺。漢兵十亡其九。勢若山崩。二人直追過南平。乃收回人馬。但見尸橫遍野。血流成河。乘下輜重器械。不可勝記。後人有詠史詩以紀之。

殺氣騰騰覆戰場

高乎一戰最堪傷。

冤魂千古無窮恨。

烏啄餘星下夕陽。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九

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日諸將各各奏功。世宗命各營舖內得樊何部下馬步諸軍降漢者。盡斬之。潞州守將李筠聞周天子大破漢兵。乃率領衆將接駕進城。朝拜已畢。世宗安慰一翻。住札潞州。休兵秣馬。晏賞將士。北軍降順萬餘人。發調淮上屯札。世宗分遣已定。與匡胤等商議道。劉崇遁去未遠。誰敢領兵追趕。匡胤道。臣願往。世宗大喜。匡胤遂與鄭恩。高懷德。領兵三千。隨後追來。却說劉崇敗走。與白從輝。收集敗殘人馬。止百十騎。晝夜兼行。北兵因高平一敗。胆喪心驚。當時來止一山。軍士饑餓難行。埋鍋造飯。正待

舉筋見塵頭起處。周兵追至。漢兵驚慌無措。莫能食。倉惶奔走。力盡筋輸。苦不可言。匡亂追至二百餘里。見劉崇去遠。追之不及。方纔收兵。回奏世宗道。朕意必欲掃滅此賊。然後班師。忽見樊愛能何徽二人俯伏階前。訴辨其敗兵之罪。世宗遽欲斬之。猶豫未決。謂張永德道。樊愛能何徽。皆有失機之罪。本當斬首。朕以爲國家正當多事之秋。將士難得。欲赦其罪。使之立功。卿以爲何如。張永德奏道。樊何二人。素無大功。冒節鉞。望敵先逃。殺使拒命。故騙劉詞。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且陛下欲削平四海。包舉八荒。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一

若不將軍令申明。嚴其賞罰。雖有熊羆之士。億萬之兵。安得而用乎。世宗聽奏。點頭稱善。令將樊何二人。綁至軍前。毀其罪。而責之道。遇敵先走。布散流言。搶掠財物。故殺使命。止後軍劉詞。汝等。非是不能善戰。正欲將朕當爲奇貨。賣與劉崇耳。卽令推出斬之。軍校得旨。將樊何二人。斬首。號令諸軍。由是兵將聞之。各懷恐懼。知朝廷嚴肅。號令維新。不復行姑息之政矣。是日世宗親勞諸將。張永德奏道。親軍使趙匡胤。智勇過人。忘身爲國。陛下當待以不次之賞。使人人自勵也。高平之戰。使諸將皆如樊何二人。則陛下大

事去矣。世宗深然其言。卽封趙匡胤爲殿前都虞候。匡胤入謝奏道。高平一戰。皆諸將之勞。臣有何功。敢獨受其賞。世宗道。卿之功。朕念之不忘。卿毋辭焉。朕自有處。遂又諭功次第。以張永德。鄭恩。高懷德。劉詞。馬全義。史彥超等。十餘人。盡封爲侯。以董龍。董虎。李通。周霸等。加爲副軍使。又召趙鼎前來。厚加賞使。以旌忠言。諸將齊呼萬歲。謝恩而退。有詩証曰。

出師容易制心難。

一念蒼生枕不安。

敵勝高平諸將服。

劉崇垂首胆誠寒。

世宗復召諸將商議。欲乘勝。兵下河東。一舉而滅軍。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二

師王杵奏道。陛下軍威至此。漢兵已經遠遁。天威足以震之矣。當復綏之以德。懷之以恩。蕞爾小邦。自必順命。又何必勤兵遠地。親冒矢石乎。如陛下必欲彰其天討。近日北兵凋零。供給不堪。且待時熟年豐。再圖進取。亦爲未晚。望陛下鑒納。世宗道。先生之言果善。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聞軍易動而難安。乘其大敗。而不卽平復。使劉崇養成賊勢。復兵入寇。大軍再動。難矣。朕意已決。先生且勿言。王杵見奏不允。默然而退。黯黯歎息。時岳元福亦在隨征。世宗乃召元福。符彥卿二人道。汝等乃朝中老將。深知兵法。今可

領兵三萬北征。至河東城下。耀武揚威。以張聲勢。朕駕臨徐定。攻取之計。二將領旨。引兵望前而進。李筠鎮守潞州。自與趙匡胤。劉訶。王村等衆。統大軍接應。世宗分撥已定。五月。車駕自潞州起程。徑趨晉陽。直欲臨平城邑。方始回軍。有分付志勵山河。親身於鋒鏑氣橫霄漢。盡力於疆場。正是。

欲將圖籍聯一統。

怎許彈丸懷二心。

畢竟晉陽安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懷德以智取城。雖屬依樣葫蘆。難在不負乃父之遺托也。夫父之所托。已極知子可不負於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八回

三

父人可不負於子。而且所用之人。亦可不負於所薦之人也。今也懷德首取其城。甫出成功。則真能不負於父。真能不負於人。而且真能不負於所用。而更且。真能使所薦之人。亦不負於所用之人矣。此則懷德之難事也。此則懷德之能事也。故乃父以大用吾子。必不有負爲遺托也。耶律奇之計策。固非不善。劉崇之分營。亦是妙着。惟劉崇志驕氣傲。遂使耶律之計不行。惟耶律坐觀成敗。乃致劉崇之策不遂。連類而觀。均非知兵之輩。

高平之戰當分六段看。自南營裏飛出中軍使樊愛能至被傷死者不計其數爲第一段。此是中軍敗績以奇貨讓漢也。自世宗見事已危至復又札住子陣脚不退爲第二段。此是副軍能建功績出於親軍能激志氣也。自匡胤身先士卒至兩打殘花爲第三段。此是親軍忘身衛國能使監軍褻旗斬將也。自南軍左翼馬瑀至聲勢振動出岳爲第四段。此是左軍有作氣奮力之槩。故從軍能事半功倍之效也。自史彥超引數十騎至投降者不計其數是第五段。此是從

軍者能以寡擊衆能以少降多不待戰而有戰勝之功不俟招而有招徠之意也。戰至此似已結矣。而偏又下文後軍劉詞爲第六段以大結之。蓋劉詞之爲後軍也未立功而先遇首段之樊何將立功而又遇中段之匡胤見敗由樊何勝由匡胤而勝敗之必從於二人爲定也。故以全段而分觀六段六段自有六段之氣象合六段而統觀全段全段自有全段之精神野史至此其重一而二二而一者矣。

未曾交兵先遇風起風果敗事者也而亦可成

事者也。夫始而北風，則果助漢之威。張漢之勢，而周爲必敗之兆。乃未幾而轉爲南風。夫南風自彼而來也。以始之北風自我而往。在我有必勝之機。則今之南風自彼而來。安知在彼豈無可勝之理。崇於此亦可以喻矣。而乃不悟信李義之狂言。叱得中之理諫。全軍覆沒。僅以身免。亦何惜哉。

恩威並用。禦遠之大體也。王朴有見於此。而進言於世宗。可謂得其體矣。而世宗非之。黷武窮兵。身入重地。宜其遭水淹之算也。



第四十九回

丁貴力戰高懷德。

單珪計困趙匡胤。

詩曰

黃紙君王詔。

青泥校尉書。

誓師張虎落。

選將擐犀渠。

霧暗津蒲濕。

天中塞柳疎。

橫行十萬騎。

欲掃虜塵餘。

右錄僧皎然從軍行。

話說周世宗高平得捷。遂欲席捲長驅。掃除北漢。遂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以岳元福符彥卿為前鋒。自與趙匡胤劉詞王朴等

統大軍繼進。車駕自潞州起程。直趨晉陽。號令嚴明。

所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言

按下不題。再說北漢主劉崇。敗歸晉陽。收養敗卒。備

治軍兵。脩固城池。隄防周兵侵犯。那遼將耶律奇。與

楊襄領兵從忻州走歸晉陽。劉崇遣王得中。護送歸

國。并求救於契丹主。得中領命。與耶律奇楊襄。齊出

晉陽。至遼邦。入見契丹主。奏其高平之敗。北漢主苦

無援兵。幾喪性命。懇求大王另發救援。以報其讎。契

丹主聞奏。連連歎道。若使趙延壽在。豈至有如此之

敗遂召陽襄責之道。汝爲先鋒。安得坐視成敗。而至於此。楊襄不能答。契丹下命。囚之獄中。先令王得中回國。報知漢主。吾當親自來援。王得中辭別自回。却說世宗大兵來到河東。扎營城南。分遣諸將。攻打晉陽。旌旗環繞。劍戟縱橫。連營四十餘里。金鼓之聲。震動原野。劉崇聽得周兵攻城。亦分撥諸將堅守。尙待契丹兵到。然後交鋒。不意王得中自從大遼回來。到得中途。被伏路周兵捉住。囚見世宗。世宗釋其縛。賜以酒食。壓驚。因問道。汝旣乞師於契丹。知他幾時兵到。王得中道。臣受漢主之命。送楊襄等歸國。只盡此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事。其他非所知也。世宗笑而答之。令其退居別營。有偏將對王得中說道。主上待公不薄。公宜思所以報之者。今日若不實告。倘契丹兵至。公安能自全乎。得中嘆道。吾食劉氏之祿。亦已久矣。且有老母在於國中。存以實告。周人必發兵守險。以拒遼兵。如此則國家俱亡。吾心何忍。寧殺身以全國家。所得多矣。是夕。乃自縊而死。次日報知世宗。世宗嗟嘆不已。令軍士擇地厚葬之。題曰。北漢忠義王得中之墓。忽報契丹親自提兵。出忻州而來。聲勢甚銳。世宗召諸將說道。劉崇無以爲恃。尙待契丹救兵。爲夾攻之計。誰敢領

兵先破契丹。則劉崇不足爲慮矣。只聽得殿下一瓶
應聲而出道。小將不才。願領兵一往。世宗視之。乃大
將史彥超也。世宗大喜。卽令彥超領所部之兵。與前
鋒符彥卿合兵抵敵。二將得旨。領兵殺奔忻州而來。
契丹主也。先得報。領兵與符彥卿對陣。兩邊排開陣
勢。符彥卿出馬。謂契丹主道。前日高平之戰。殺得劉
崇望風而逃。汝契丹如何不來救他。今天兵到此。汝
反來尋死耶。契丹也先聽了大怒。罵道。不知進退的
賊。休得多言。今日吾親來取汝之首。言罷。拍馬舞刀。
直取彥卿。彥卿正待出戰。背後史彥超見了大怒。厲
聲喝道。休得逞強。俺來也。躍馬搖鎗。與也先接戰。二
人殺在當場。鬪在一處。大戰有五十餘合。也先詐敗。
兜回馬跑歸本陣。史彥超要見頭功。拍馬來追。後面
符彥卿權兵掩殺。史彥超深入重地。却被也先開弓
架箭。一矢射來。史彥超躲閃不及。正中面門。翻身落
馬也。先勒回馬來。再復一刀。可憐憤戰英雄。今日死
於非命。後人有詩以惜之。

磨戰遼兵血刃紅。

斬堅深入盡孤忠。

行人回首頻相問。

猶見將軍昔日雄。

契丹也先旣斬史彥超。復催大軍望後殺來。符彥卿

奮力接戰。二人戰了百十餘合。勝負未分。時已日暮。兩邊各自收兵。次日報馬報於世宗道。史彥超被箭射死。世宗嘆道。戰敗一陣。不足計較。可惜折吾一員勇將。是可傷也。卽下旨令諸將往戰契丹。定要與史彥超報讎。趙匡胤進前奏道。河東待亡之寇。旦夕可致。契丹雖擁重兵。特爲觀望而已。一時決不敢進戰。爲今之計。陛下可令兵馬阻住契丹。勿與之戰。一面先攻晉陽。晉陽旣下。契丹不戰而走矣。世宗允議。督令諸將盡力攻城。那劉崇見契丹救兵不到。周兵攻城甚急。心甚驚懼。舉止無措。親軍使丁貴進言道。主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1

公勿懼。臣雖無能。原領本部人馬出戰。務要殺那周將。以遂生平之志。以分主上之憂。劉崇道。周兵這等勢猛。汝豈可出城輕敵。丁貴奏道。將在謀而不在勇。若臣退不得周兵。再作商議。劉崇允之。那丁貴乃山後人氏。號爲三手將軍。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劉崇倚爲心腹之臣。次日丁貴領兵一萬。放炮開城。擂鼓鳴金。搖旗吶喊。結陣請戰。世宗見晉陽有兵出來。卽便親出。左有趙匡胤。右有高懷德。三匹馬立於門旗之下。對陣丁貴。左首李存節。右首陳天壽。那高懷德看見拍馬先出。大罵賊奴。還不早降。尙敢拒

敵耶。丁貴大怒，更不打話，拍馬提刀，直取懷德。懷德挺鎗，赴面交還，兩個搭上手，好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相鬪賭，兩下交鋒無可阻。這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崗，那個如擺尾狻猊尋猛虎。這一個真心要定錦乾坤，這一個實意欲把江山補。從來惡戰見多番，不似將軍能威武。

二將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大戰百十餘合，不分勝負。那劉崇同着左右，正在城樓上看戰，一眼見了世宗，便令白從輝放箭。從輝拈弓搭箭，蹶的一矢，正中世宗坐馬。那馬亂跳起來，把世宗掀翻下馬。陳天飛龍全傳

壽看見一馬飛出，挺鎗來刺。匡胤大喝一聲，休傷吾主。綽起九耳八環刀，望陳天壽劈來。天壽忙把鎗來一架，早把虎口震開，不敢交鋒，逃回木陣。那南陣上飛出董龍、董虎等，將世宗救起。又有張永德、鄭恩等，聞知南北大戰，各出精兵來助。丁貴見南兵蜂湧而來，情知寡不敵衆，難以取勝，只得回馬收兵，走入城內。懷德追到河邊，見弔橋扯起，方始回兵。世宗謂匡胤道：「今日若非二御弟眼快，幾被北軍所算。此功莫大焉。」匡胤道：「今後陛下但當保重，不宜輕敵。自蹈危險之地。」世宗歛容而謝，遂命軍中擺宴賀功。按下不

提再說了貴進城。見了劉崇。甚言周兵勢大。兼之將士勇猛。實難對敵。劉崇道。今日孤在城上看戰。足勝高平之役。然救兵不至。如之奈何。丁貴道。臣聞契丹屯扎忻州。被周兵阻住。彼亦但爲觀望之計。誠不足爲之倚靠也。今河東單珪令公。擁重兵在絳州鎮守。此人智勇兼備。善於用兵。主公卽當調回。可以退敵。劉崇從其言。卽差官密地往絳州。召單珪。那單珪這日正在府中議事。見劉王差官來召。卽日與四子帶令精兵三萬。來救河東。兵到鳳凰山。扎下營寨。離晉陽有三十餘里。當日單珪與四子商議道。前聞劉王

大敗於高平。將士喪氣。只因趙匡胤英雄無敵。高懷德勇冠三軍。手下強將極多之故耳。汝等與之交鋒。須要小心在意。勿失銳氣。長子守俊答道。父親莫長他志氣。滅自己威風。孩兒明日交戰。務要活擒匡胤。以顯英雄。是日無話。次日報馬報入南營。匡胤進道。匡胤領諸將一行。世宗大喜。匡胤同了衆將領兵至鳳凰山下。兩邊擺開陣勢。單珪帶了四子。一馬當先。大罵周兵。不知進退。尙敢領兵會我。欲速死耶。匡胤拍馬舞刀。大怒道。河東亡在旦夕。汝尙不知死活。阻逆天兵。我誓必擒汝。顯我陣上之名。當有單守俊。

聞言大怒。一馬沖出陣來。拈鎗直刺。匡胤舉刀只一架。把鎗一裊。守俊在馬上亂旺。兩臂多麻。說聲好利害的匹夫。連忙抽回鎗。復又刺來。匡胤舉刀相迎。戰不三合。守俊招架不住。回馬便走。那單珪第二子守傑。見兄敗回。大叫道。待吾擒此匹夫。一騎馬一口刀。殺出陣來。與匡胤交戰。匡胤奮起神威。力戰守傑。叁子守信。見兄戰匡胤不下。縱馬搖鎗。上前助戰。兩下夾攻。高懷德見了。拍馬挺鎗。殺入陣來。將守信兵馬分爲兩處。守信正待來迎。早被高懷德順手一鎗。撥於馬下。四子守能殺來救去。守傑見不能勝。回馬而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逃。北軍見匡胤懷德。勇如猛虎。誰敢上前。都不戰而走。匡胤見北軍陣亂。匹馬單刀。沖入軍中。無人抵敵。軍士盡皆棄甲拋兵而遁。有詩贊云。

刀鎗劍戟三千隊。

鐵馬金戈一萬重。

斬將殺兵人莫敵。

應教帝子顯英雄。

高懷德見匡胤奮力大戰。即便催動大軍。一擁沖來。北兵大敗。尸如山積。血似泉流。匡胤追了十里。方始收兵。所得糧草馬匹器械等物。不計其數。當時賞賜軍士已畢。差人報捷世宗。那單珪敗退有十五里。方纔立住營寨。計點軍士。折去大半。現在帶傷的亦多。

卽與四子商議道。我自來提兵。從未有敗。不意今日失此銳氣。觀趙匡亂之勇。果然名不虛傳。况有高懷德相助。難與對敵。如之奈何。牙將劉武獻策道。主將勿憂。某有一計。要擒匡亂。易如反掌。單珪道。汝有何計。可擒匡亂。劉武道。離此五里。有一盤蛇谷。甚是峻險。裏面多是絕地。只有一條小路可出。先令人準備石塊。埋伏兩枝人馬於谷口。將軍臨陣。詐敗而走。把趙匡亂賺入谷中。將軍抄出小路。將石塊塞斷。外面用重兵困住。便可擒匡亂矣。單珪聽了大喜。卽命守俊守傑。領三千兵。於兩下埋伏。自與守信守能。重整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八

入馬。至鳳凰山來搦戰。匡亂聞知。引軍來迎。高懷德在馬上對匡亂道。昨日單珪大敗而去。今日又來。其中必有詭計。將軍須要斟酌。勿墮奸謀。匡亂道。昨日之戰。已見其謀。諒此恃勇之夫。何足介意。吾今日務要擒他。方遂吾志。於是兩軍相對。北軍旗門開處。單珪同二子出馬。匡亂道。敗軍之將。還不早降。尙敢來尋死耶。單珪道。不必多言。今日吾特來擒汝。以消昨日之恨。匡亂大怒。提刀出馬。北陣單守能。手舉方天畫戟來迎。兩馬相交。雙器並舉。不上七八回合。守能回馬便走。單珪與守信舉着兵器。出馬抵住。匡亂力

戰二將。不上十合。單珪詐作墜馬之勢。守信假意扶救。一齊往東北敗了下去。匡胤大呼道。捉此老賊。勝斬百將。拍馬來追。懷德隨後揮兵掩殺。匡胤此時已深入重地。又見北兵四分五落。放心追來。遙見單珪同着守信。兩個在馬上。各棄頭盔。驚慌而走。匡胤把馬加鞭。卽領人馬。星火般追來。看看追入谷內。忽前面不見了單珪父子。匡胤心疑。卽令軍士探視路徑。軍士回報。裏面多無去路。止有一條小路。已有石塊壘斷矣。匡胤大驚。情知中計。急令後軍速退。忽谷口伏兵齊起。重重圍住。匡胤率兵幾次冲殺。不能得出。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上

懷德兵少。急救不及。匡胤部下五千兵。被北兵圍在蛇盤谷中。單珪又以重兵絕之。直个水洩不透。鳥飛不下。懷德無可如何。只得引所部之兵。奔回大營。見了世宗。奏知匡胤被單珪用誘敵之計。引入蛇盤谷中。不能得出。世宗大驚道。二御弟全軍若陷。吾事休矣。卽勅東營張永德。鄭恩。領本部人馬。速救匡胤。世宗怒將士不肯用心。親自監軍。那晉陽城內。劉崇聽知單珪用計。已把匡胤困住。心中甚喜。卽遣丁貴。李存節。陳天壽。領兵二萬。屯於城外。與單珪彼此照應。爲犄角之勢。當時世宗領兵來至鳳凰山。列開陣勢。

戰。北陣上單珪橫刀出馬。大呼周兵還不速退。汝將趙匡胤已被吾略用小計困死谷中。汝等又來討死。意欲何爲。世宗聽言大怒道。狂妄賊徒。好好撒去。圍兵饒汝一死。不然。便當屠戮汝等爲肉泥。以消吾恨。言未畢。一將湧出陣前。世宗視之。乃張永德也。永德拍馬拈鎗。直取單珪。單珪掄刀來迎。兩軍吶喊。戰鼓如雷。二將大戰。約有百合。勝負未分。鄭恩在門旗下看戰。忍耐不住。提刀躍馬上前冲殺。北陣上單守傑舉刀接住廝殺。四匹馬絞做一團。你爭吾鬪。戰至日暮。兩下人馬平折。各自回營。世宗以匡胤不能得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十

出心甚憂悶。次日命高懷德、鄭恩領衆軍往谷口攻打。懷德與鄭恩引兵殺至山前。剛到半山。山上砲石弩箭如雨點般打下來。衆軍如何得上。只得退屯谷口。正待安營。忽聽谷口一聲梆子响。箭如飛蝗。喊聲大震。衆軍立身不定。懷德與鄭恩無計可施。引衆退回大營。世宗見攻打不進。更加憂悶。又遣馬全、義岳、元福、劉詞等。日日與單珪交戰。互相勝負。終無一策可救。匡胤因而世宗坐卧不安。寢食俱廢。只是輪流遣將討戰攻打。不料北軍劉武又獻策於單珪道。今趙匡胤困在谷中。周兵圖救。利在速戰。將軍只宜堅

室以守。不消一月。谷中人馬絕了糧食。必盡餓死。何
必與彼空較勝負。單珪大喜。卽下令軍士堅壁不出。
以此世宗遣來的將佐。盡皆空回。世宗知此消息。如
坐針氈。將及半月。並無得救之計。鄭恩奏道。陛下不
必憂慮。臣願今夜拚死殺進。救出二哥。世宗道。此非
衆將不肯盡心。實難攻打。所以不能救出。汝去徒然
有損。亦何益耶。張永德奏道。陛下可出榜文。招募此
處土人。有能熟知地徑。偷入谷中的。加以官職。便可
救矣。不然。坐守日月。谷中兵馬絕食。不惟不能救。更
且難全其生矣。世宗從其議。卽出榜文。張掛。招募熟

飛龍全傳

第四十九回

二

知地徑之人。其夕世宗憂悶。迨甚。寢不安枕。起身帶
了幾個近侍。巡視諸營。時當秋初時候。涼風透體。月
白星稀。夜色天街。雲華皎潔。正空水澄鮮。紅塵隔斷
之景也。世宗巡視之間。忽聽營後有人作歌。世宗側
耳聽之。甚覺慷慨凌雲。激昂動志。憂憂然。抑揚傳清
澗之聲。洋洋乎。自命高一世之想。不爭有此一歌。有
分叫。絕地頓開生地。危機可致安機。正是。

雖離山谷牢籠計。

難脫波濤淹沒災。

畢竟作歌者的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王得中以漢主無援而敗。明明以耶律楊囊坐。

觀成敗而不救。故有兵如無兵也。契丹主以趙延壽在則不敗。明明以耶律楊裏曠職。債事而無功。故命將如不命也。奇襄於此。宜其被面愧心。置身無地矣。又何俟責之備而後不能答耶。王得中以孤身出使。請接契丹。路間被執。不言兵期。而曰。其他非所知也。只此一言。足以服世宗之心矣。蓋臣所知者國家耳。老母耳。國家之存亡。臣所當知也。老母之安危。臣所宜知也。舍此之外。臣不知也。非不知也。特不敢知耳。特不知知耳。如必欲臣知。則豈敢以國家老母爲進見之禮。而自蹈於敢知。忍知之地也哉。此不敢不忍之心。所以自勵而自誓者。則唯有死而已矣。夫有死之心。而必由於非所知而決。則雖死亦不爲吾所知也已矣。宜乎世宗不叱其不言。而乃笑而答之也。

天子有天子之事。將帥有將帥之事。垂裳而治。天子之事也。疆場效命。將帥之事也。以天子而端將帥。是爲陵。以將帥而于天子。是爲僭。二者均失也。奈何世宗以萬乘至尊之身。廁於對壘之地。以天子仰望之身。列於行伍之中。躬蹈危

險。嘗試兵戈。登天子之理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堂且不可垂。而况親冒矢石哉。蛇盤谷一計。本屬情常。而匡胤墮之而不覺者。一時之䟽也。夫詐作墮馬。棄盔而走。皆從來誘敵之故智也。匡胤素明韜畧。而乃悞中其謀。得毋好大喜功。志驕欺敵之所致歟。

